

# 爱此一拳石 玲珑出自然

古人言，“院无石不秀，室无石不雅”，中国赏石文化源远流长，文人墨客对奇石情有独钟，敬石、供石、赏石、写石、画石之风更是层出不穷，从古至今，赏石摆件都是文人案头不可或缺的清玩之一。人们在赏石、玩石的过程中，寄托着亲近自然、崇尚自然之美的情愫，因为石头的质地坚硬，不少人以其质朴坚贞的品格来寓意自己的精神追求，以石寄情、以石交友。更有很多人以石(时)来运转的谐音来寄托对美好未来的向往。

泉州籍知名书画家、鉴赏家、艺术史研究学者康耀仁这几年痴迷于石头鉴赏和收藏。他从纸、绢入手，经历木、铜阶段，如今进入石头领域，按照他的说法“就是玩个开心”。

□融媒体记者 林雪娟/文 受访者/供图(除署名外)

## 由画入石 艺术相通

赏石便是把石头当成审美对象来欣赏。中国人对石头的偏爱最早可以追溯到先秦时期，通过一些配饰、祭祀用品的先秦玉器，可以看出那个时候的人们已经懂得欣赏石头的美了。到了宋代，赏石文化更是进入了一个全盛时期，观赏石从园林庭院登堂入室，成为文人学士案头欣赏把玩之物，成为具有完整收藏意义的文玩。

来到康耀仁位于惠安县净峰镇烟墩山南麓的榕溪园，随处可见各种各样、形态各异的赏石摆放在其间，有布满孔洞、玲珑剔透的太湖石，有浑穆古朴、气韵凛然的青州石，还有原生态、枣红色的溪流大石等，与榕溪园绿意盎然的整体环境相映成趣、相得益彰，让人仿佛置身于一幅现实版的山水画卷当中。

在他的工作室，更是汇聚了大小不同的文房石、案头石，令人叹为观止。其时，恰好有赏石快递送到，康耀仁便迫不及待地拆开，

此石为汉白玉，质地温润，虽然体量不大，但其古拙的形态、细腻的雕工，以及经年累月形成的锈迹，显现十足的仙山韵味。

赏石与绘画具有密不可分的关系。作为一名研究古代艺术史的学者，康耀仁对于古画中不同朝代石头的构造形态和审美理念，可谓了如指掌，因此对于不同赏石的年代判断，显然更加得心应手。同时，作为画家的他，在日常描绘丘壑、山石形态的过程中，积累了丰富的独特审美理念，凭借这些独特的优势，虽然其人行时间不长，但却可直入中高古版块，且理解和体会也与众不同。

在交流中，康耀仁展示了他搜集到的一些图像资料，全是手捧小赏石的形象，既有北宋守陵人石雕像，也有宋元时期的罗汉木雕，还有菩萨、仕女以及进贡侍者的名画、壁画，这些图像更进一步显示赏石在传统文化中的重要分量。

## 藏石广泛 无奇不有

相传北宋时期著名书法家、画家米芾特别迷恋石头，甚至因为爱石头不好好上班，差点被弹劾。有一次，他在官衙看到一块奇石，马上换上官服，手握着上朝用的笏板，郑重其事地给石头行礼。还有一次，他在河边看到一块怪石，居然当场跪倒，说：石兄，终于跟你见面了，我想见你已经有了二十年了啊！

而今天，依然有这样的爱石之人。几年前，康耀仁专程到青州博物馆观赏青州造像，闲暇由朋友引领到赏石市场买了第一块石头，此后便一发而不可收拾。按照他的说法，当一个人投入某件事情上，便有了一个能量场，对于喜欢的事物有一种莫名的磁吸效应，从那之后，各种各样的赏石便陆续来到他的身边。

康耀仁所藏赏石，涉猎广泛，且规格颇高，如汉白玉质地的汉至六朝的寺庙供石、汉代的书斋赏石、宋代红丝石逐月流云案头赏石、唐代汉白玉高山流水供石、宋代的昆石，大到园林的巨石、小到案上的供石，无奇不有，琳琅满目。有些据说还是追了好几手才寻回来的赏石，期间的收藏之路，同样颇具缘分。其

中，置放客厅外侧的青州石，其结构特征酷似晚唐名画《高逸图》里的赏石。而其最得意的藏品莫过于刻有“瘦峰峙涯，黄州府竹园”的空山书堂禅石。康耀仁介绍，从文献得知苏轼曾居住黄州三年，其《记游定惠院》记录某晚步行“入何氏、韩氏竹园”。而陆游在《入蜀记》中，也记录其“晚，移舟竹园步”。类似的从名园有序传承且带有历史名人文化信息的赏石，极为罕见。

经过多年的亲身实践和摸索，康耀仁收集的石头逐年增多，其研究逐步深入，对于不同产地、不同年代的石头品种、质地和价值，也有自己的判断。他表示，赏石纯粹是出于个人兴趣的收藏，因为兴趣而深入研究，终将探索出属于自己的一些门道，正如他一直挂在嘴边的一句话“兴趣成就大业”。

他介绍，秦汉时期，山东是赏石文化流通的繁荣中心，到了南北朝，因道教兴盛以蓬莱山为中心，因此，赏石的中心开始转向青州，唐代则盛行太湖石，至于灵璧石，大约在北宋逐渐时兴，南宋时首都杭州，因此又形成以安徽为中心的赏石文化圈。

## 包浆皮壳 雕工为上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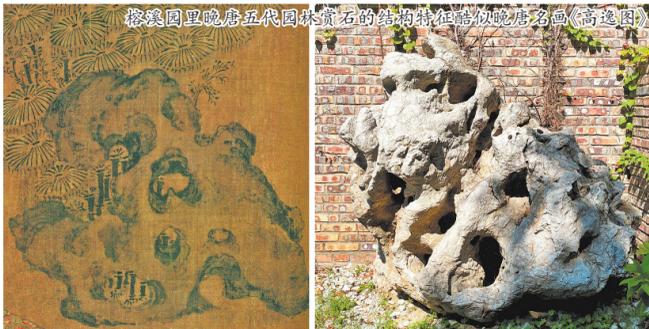
如何判断一块赏石的好坏，每个人审美层面各异，标准也各不相同，但归纳起来，无非就是形态、气韵、年代和质地。欣赏一块石头，首先要关注的是形态，只有形态赏心悦目，再加上年代和质地的辅助，其气韵才能打动人心魄。

在交流过程中，康耀仁特别强调了赏石的包浆和皮壳。包浆，又称“宝浆”，明代张丑说：“鉴家评定铜玉研石，必以包浆为贵。包浆者何？手泽是也。”包浆是古代家具、瓷器、青铜器经过长年的空气侵蚀或手盘盘玩留下的痕迹。而皮壳则是出土留下的沙土或金属附着钙化的痕迹，好的赏石，包浆和皮壳都显得自然、温润、厚重。很多时候，赏石的断代，都离不开包浆和皮壳作参考。

除这两个元素外，康耀仁提到，断代更重要的参照依据，还要看是否具备人工雕琢的痕迹。宋朝以前，采石工具还比较落后，缺乏先进和大规模的开采机

器，其石头的开采数量较少，不太可能发现天然且造型上等的赏石，因此，不少文人为了满足自己的形态和审美需求，大多进行手工雕琢。而宋之后，随着生产工具的改进和开挖数量的加大，形态好看的石头不断增多，因此，很多石头无需修凿，具备自然的美感，导致人们的审美观念产生了变化。因此，明清的赏石大多没有修凿。

对于人来说，石头俨然一“时间之物”，或者叫作“时间性存在”。人事有代谢，往来成古今，历史的场景不断更换，而石头依然在，经历世变而岿然不改。白居易《太湖石》诗说：“烟翠三秋色，波涛万古痕。削成青玉片，截断碧云根。风气通岩穴，苔文护洞门。三峰具体小，应是华山孙。”三秋色是当下的情景，万古痕是无垠的过去。万古的痕迹就在当下跃现，由此表达超越生命的意旨。品味、赏玩一块石头，亦不过如此。



榕溪园里晚唐五代园林赏石的结构特征酷似晚唐名画《高逸图》



汉代书斋赏石，上有两处汉隶刻字。



南北朝寺庙禅石



北齐汉白玉寺庙供石



康耀仁在榕溪园手捧赏石



宋代文房赏石



宋代红丝石逐月流云案头赏石



唐代汉白玉高山流水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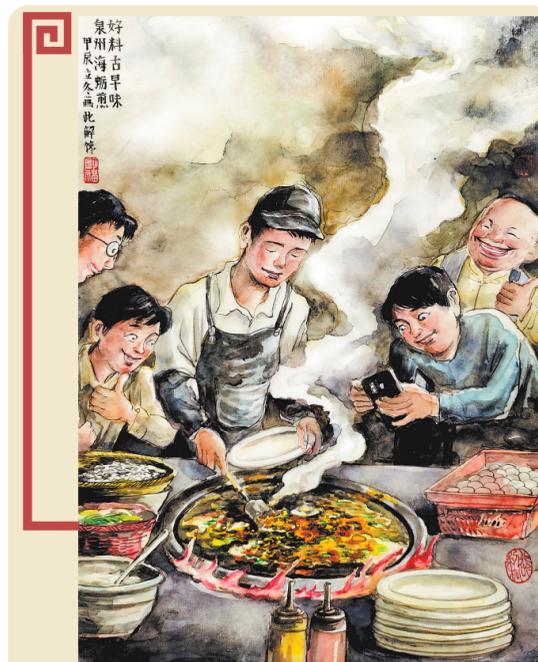


唐宋黄州府竹园空山书堂禅石



石头为园林增添意境美(林雪娟摄)

(本组图片断代信息由榕溪园康耀仁鉴定提供)



海风轻拂，送来海中鲜美的“蚝料”。泉州人以巧手一翻一炒，众多辅料与之共舞，便成就了“好料”的海蛎煎。靠海吃海，“古早味”恰似古城的灵魂，古韵与活力交织相融。城市的韵味和意想不到的美好，就藏在这一口“古早味”中。品尝泉州“古早味”，像是踏上一场穿越古今的奇妙旅行，每一口都是历史与现代的邂逅。

(融媒体记者洪志雄/绘 庄建平 蔡绍坤 张君琳/文)



## 置石造景 无用之用

不爱石头的人，可能觉得石头无用。然而在庄子那里，这种无用之用就是审美价值。苏轼有一首诗叫《咏怪石》。一开始，诗人嫌石头没用，打算扔掉石头，石头只好为自己辩护。辩护的基本观点就是庄子说的无用之用。石头说，自己有无用之用，还嘲笑其他的石兄石弟，说他们为了在这个世界上有用武之地，就得伤残破碎，而自己却不需要。只要安安静静地待在那里，就自成一景。

赏石的种类很多，但归纳起来无非案头石、书斋石和园林石三大类，案头石一般大小在四十厘米以内，或置于书桌、茶几之上，或摆放在书柜、墙柜中；书斋石一般在1米左右，摆放在书房当中；园林石则体积较大，主要置于大的空间当中，与周围的环境形成一种对应，置石造景。

在康耀仁的书桌上有一块案头禅石，椭圆形的原生态外形、红褐色的皮壳、包浆浓厚，微微露出几处青色的石面，立在一块圆形的木质禅头之上，看起来颇具禅意。书桌旁边还有一块体积较大的太湖石，形状特别，上面留存着一些自然

形成的孔洞和人工雕刻的痕迹，阳光透过玻璃窗，刚好照在石头上，在书房中呈现出一股古朴宏大的气象，就像一位充满智慧的长者，清逸安详地盘坐在那里，神思悠悠、气象万千。

在榕溪园里，园林石也是经过了精心布置和摆设。在水池旁、过道里、竹林前、榕树下，或青州石，或太湖石，或英德石……与周围的环境自然融合在一起，形成一道道别具意境的景观。走在园子当中，可谓一步一景，正因为这一尊尊赏石的加入，让整个园子凸显出更加自然、生机、豪迈、大气的氛围。

“园林石的摆放最重要的就是要与周围的环境相协调。”康耀仁介绍，赏石因形态特征不同，展现的美感也各不相同，从审美的角度出发，既有单面观赏，也有两面、三面可观的，作为空间摆设，理应凸显出最动人的一面。当然，有些石头可以360°全方位无死角地呈现美感，如果单独摆放在某个空间中央，不但可以拉满整个空间的气场，还能提升整个空间的艺术品位。



唐三彩金碧山水



古代画像中的仕女手捧赏石



手捧赏石的宋代造像